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二

中國境內語言  
暨語言學

第一輯 漢語方言

中華民國 臺北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二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

第一輯 漢語方言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 CHINESE DIALECTS

定價：精裝本新臺幣1,050元

(外幣定價按當時美金匯率加百分之十五匯兌費計算)

不准翻印

編 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出 版 品 編 輯 委 員 會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印 刷 者 文 澄 印 刷 資 訊 處 理 有 限 公 司  
臺 北 市 環 河 南 路 二 段 211 號

代 售 處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37 號

臺 灣 學 生 書 局  
臺 北 市 和 平 東 路 一 段 198 號

三 民 書 局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61 號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五 月 出 版

ISBN 957-671-049-9 (精裝)

# 出版說明

民國七十九（一九九〇）年的七月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召開了「第一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這個會議由中央研究院主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贊助，在三天（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的會期當中，共發表了兩場專題演講和二十八篇論文，與會學者來自亞歐美澳非各地。現在把專題演講和大部分的論文收集在一起出版，列為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會議論文集中的一種。

中國境內語言和語言學，是歷史語言研究所六十年來一向關心和研究的主要對象。我們希望在這個題目之下，與海內外的朋友經常聚會，一同討論。這一次會議的主題是漢語方言，下一次所訂的主題是「歷史語言學」。我們希望每次在固定主題下的討論，都能結集出版，並且就以「中國境內的語言暨語言學」作為總名。

這一輯內容的安排，是把專題演講放在前面，以下按作者姓氏排列會議論文。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梅祖麟教授在民國七十八年的下半年曾經來華講學，與本所的龔煌城先生舉行了三次上古音的對談。現在把對談的記錄整理出來，作為附錄，一併發表，相信一定會得到大家的歡迎。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出版品編輯委員會 敬啟

# 目 錄

1. 漢語方言的分類.....	張 琨.....	1
2. 漢語方言史和方言區域史的研究.....	丁邦新.....	23
3. Oujiang Wu Tone Sandhi: Visi-Pitch Results .....	W. L. Ballard .....	41
4. Towards A Typology of Aspect in Sinitic Languages.....	Hilary Chappell.....	67
5. From Middle Chinese to Modern Peking: An Interflow between the Shang and Qu Categories.....	Chung-yu Chen.....	107
6. Syllable-Based Dialect Classification and Mutual Intelligibility .....	Chin-Chuan Cheng .....	145
7. 台灣話和普通話的時段——時態系統.....	鄭良偉.....	179
8. The Pretransitive in Cantonese.....	Samuel Hung-nin Cheung.....	241
9. 從現代方言看內外轉.....	張日昇、張群顯.....	305
10. 金文中「勿」跟「毋」兩個否定詞在用法上的區別.....	羅 端.....	323
11. In Search of A Grammatical Foundation for Dialect Subgrouping .....	Hsin-I Hsieh .....	333
12. On Dialectal Overlapping as a Cause for the Literary/Colloquial Contrast in Standard Chinese.....	Frank F.S. Hsueh .....	379
13. Adjectival Reduplication in Southern Min: A Study of Morpholexical Rules with Syntactic Effects.....	Chu-Ren Huang .....	407
14. 閩南語的鼻音問題.....	李壬癸.....	423

15. Aspects of Comparative Syntax Between Mandarin and Taiwanese: Use of Negative in Questions.....	Ying-che Li.....	437
16. 論閩方言的開合口.....	連金發.....	449
17. 甘肅漢語方言的特點——關於夏河(拉卜楞)話的語言接觸.....	中島幹起.....	485
18. Some Remarks on the Demonstratives in the Fuzhou Dialect with Reference to their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Medieval and Modern Chinese .....	Michel Desirat & Alain Peyraube.....	493
19. 漢語方言入聲音節的生理特徵——兼論入聲韻尾的歷時變化——.....	岩田禮.....	523
20. Northern and Southern Forms in Hangzhou Grammar .....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	539
21. Chinese Dialects and Sino-Japanese.....	Margaret M.Y. Sung.....	563
22. Variation in Classifier System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Towards a Cognition-Based Semantic Approach.....	James H-Y. Tai.....	587
23. Diversific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Negation in Taiwanese .....	Shou-hsin Teng.....	609
24. Three Ways of Treating Nasality in South Min.....	Jeffrey C. Tung.....	631
25. 古腔粵曲的音韻.....	雲惟利.....	641
26. 附錄：上古音對談錄.....	梅祖麟、龔煌城.....	665

# 漢語方言的分類

張 珩

中央研究院

李方桂先生在一九三七年英文版的中國年鑑 (*Chinese Year Book*) 上發表了一篇講中國境內的語言和方言的文章，後來又在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的創刊號上重新印出來，略有修改，這篇文章奠定了漢語方言分類的基礎。李先生把漢語方言分為北方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語、吳語、贛客方言、閩語、粵語七類，另外安徽、湖南、廣西西北部有特殊方言。方言分區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的地步，方言的區劃不是絕對的，方言區與方言區之間的界限不是不能超越的，各個方言區之間的交往從來沒有間斷過，人口經常往來遷動，方言區的邊緣上總有模棱兩可的方言，所以常常有方言歸屬的爭辯。其實同屬一個方言區的方言，彼此常常有不同的地方。方言分類只是為了方便起見的措施。某些地域相連的方言在音韻上有許多共同的特徵，這就是方言分類的基礎。同時有些相同的音韻特徵並不限於某個特別地區，當然這種現象可能是偶合，可是也可能不是偶合，代表過去人口移動的痕跡。

這幾種方言的建立是根據一些限於某個特殊地區的音韻特徵，其中最主要的一個特徵是對於切韻全濁聲母（並、定、澄、從〔邪〕、崇、船〔禪〕、群母），濁塞音濁塞擦音聲母的處理辦法。切韻濁塞音塞擦音聲母有吐氣和不吐氣兩種變體，有些方言讀濁音吐氣，有些方言讀濁音不吐氣，有些方言因為聲調不同，部分讀吐氣，部分讀不吐氣。有些方言全部或部分保存濁塞音濁塞擦音，有些方言經過濁音清化，把這些濁塞音濁塞擦音讀成吐氣清音，或者讀成不吐氣清音，或者一部分讀成吐氣清音一部分讀成不吐氣清音，就形成了現代漢語方言中對於切韻全濁聲母處理的紛歧現象。

切韻全濁聲母不論平仄都讀吐氣清音的分佈現象可能和五胡亂華漢人南遷有密切關係。四世紀的時候北方受異族侵擾，大批北方的居民往南方逃亡。這批移民先到了長江中游的南北岸，然後渡江入贛，到了贛南粵北，最後定居在這些地方。現在只有

聚集在贛南粵北的，也有明清以來散居各地的人自稱客家。早期在河南、安徽、江蘇、湖北、湖南、江西留居下來的人從不以客家自稱，同時留居在這些地方語音已經受了很深的官話影響。客家這個名稱恐怕是這批移民在贛南粵北定居下來，為了分辨他們自己和當地久居的土著而造出來的，早期遷移陸續在各地留居下來的移民並沒有形成和當地土著對立的局面，當然沒有主客之分，經過長期的時間彼此漸漸同化了。這些把切韻全濁聲母讀成吐氣清音的方言分佈現象可能是四世紀北方居民南移留下來的痕跡。

在客家人的族譜裡常常提到并州上黨（今山西長治縣境）和司州弘農（今河南靈寶縣南四十里），是他們的來源地。現在山西南部洪洞（喬全生 1983）、萬榮（吳健生 1984）運城、垣曲、隰縣、永和、大寧等縣方言中切韻全濁聲母不論平仄都讀吐氣清音（侯溫田 1986）。河南靈寶（楊荆 1971）、陝縣、三門峽等地也有同樣的現象。陝北延安、甘泉、延長、延川、清澗（劉勛寧 1983a, 1983b, 1988）、子長等地方言中切韻全濁聲母不分平仄全讀吐氣清音（劉育林 1988）。安徽省江北安慶地區的望江、宿松、太湖、懷寧、潛山、岳西（儲誠志 1987）、江南的東至、貴池與江西的彭澤相似，切韻全濁聲母不論平仄都讀吐氣清音（鄭張尚芳 1986）。安徽舊徽州府（休寧〔平田昌司 1982a,b〕、黟縣〔魏建功等 1935〕、績溪嶺北〔趙楊 1965〕）、浙江舊嚴州府（淳安、遂安、建德、壽昌）以及江西的德興縣舊浮梁縣居民所使用的所謂徽州話中切韻全濁聲母今主要讀吐氣清音（鄭張尚芳 1986）。這種情形可能是由於徽州地區居民遷動頻繁的緣故，與閩語中切韻全濁聲母的複雜的演變相似。蕪湖方村方言中切韻全濁聲母讀成吐氣清擦音（方進 1966）。江蘇的南通市、如皋、泰州、鹽城四個方言中如皋方言（丁邦新 1966）中切韻全濁聲母字不論平仄全讀吐氣清音；泰州方言（概況 1960）中仄聲字常有文白異讀、文讀字聲母讀不吐氣清音，似官話方言；白讀字聲母讀吐氣清音，似贛客方言。鹽城方言（概況 1960）中切韻全濁聲母仄聲字聲母多半讀不吐氣清音。（請參看表一）

安徽休寧方言中有許多切韻全濁聲母上聲字去聲字和切韻次濁聲母去聲字讀的和陰平調相同，次濁聲母上聲字讀陽上調，這表示全濁上和全濁去合流，在休寧方言中切韻全濁聲母有的字讀吐氣清音，有的字讀不吐氣清音。江蘇如皋、泰州、鹽城三個

方言也有同樣的現象，如皋方言大多數切韻全濁聲母上聲字去聲字和切韻次濁聲母去聲字都讀的和陰平調字同調，全濁聲母讀吐氣清音；鹽城方言大多數切韻全濁聲母上聲字和去聲字以及次濁聲母去聲字都讀去聲，全濁聲母讀不吐氣清音；泰州方言常有文白兩讀，文讀字把切韻全濁聲母上聲字去聲字和切韻次濁聲母去聲字讀成去聲，全濁聲母讀成不吐氣清音，白讀字把切韻全濁聲母上聲字去聲字和次濁聲母去聲字讀成陰平，全濁聲母讀成吐氣清音。湖北大冶方言中切韻全濁上聲字去聲字和切韻次濁去聲字讀陽去調，陽去調和陰平調同值，現在的去聲調實際上是陰去調，現在陰去調字中根據湖北方言調查報告（趙元任等 1948）只有少數陽去字（叛並附負調兒滯綻篆猝塞乍瑞盛跪杏怒岸）。湖南新化縣城關鎮方言（顏劉 1987）中有些白讀字讀陰平調，包括切韻全濁聲母上聲字（抱phə 在tshe 痾ʂl）去聲字（鼻phi 捕phu 薄荷pho 飯pha 痘phiɔ 地thi 大the 字tshl 謝tshia 豩tshā 賤tshiɛ 匚tshiɔ 豉tshl 輒tshiɣ）和切韻次濁去聲字（妹mɣ 帽mə 廟miɣ 面麵miɛ 命miɔ 望mo 糯lo 路露lu 爛lã 艾je 硯niɛ 硬ŋɔ 汗覓hã 夜ia 話ua）。這幾個方言一致的把切韻全濁上聲字去聲字和切韻次濁去聲字讀的和陰平調相同，並且把切韻全濁聲母讀成吐氣清音，可能有現在還不能瞭解的重要性。（請參看表二）

有些湖北（大冶、嘉魚、咸寧、陽新）、湖南（平江、華容、茶陵、綏寧、瀏陽、醴陵、攸縣、安仁、酃縣、耒陽、常寧、桂東）方言把切韻全濁上聲字去聲字的聲母讀成吐氣清塞音塞擦音。平江方言中切韻全濁上聲字讀陽上調（企綺<sup>င</sup>tshi、巨柱<sup>င</sup>tshy、舵<sup>င</sup>thœ、坐<sup>င</sup>tshœ、趙<sup>င</sup>tshau、舅<sup>င</sup>tshiœu、近<sup>င</sup>tshin、蕩<sup>င</sup>thoŋ、像<sup>င</sup>tshiong、動<sup>င</sup>thʌŋ、重<sup>င</sup>tshʌŋ），切韻全濁聲母去聲字讀陽去調（字tsl<sup>င</sup>、自似tshl<sup>င</sup>、倍敝phi<sup>င</sup>、地第兒thi<sup>င</sup>、罪tshi<sup>င</sup>、步phu<sup>င</sup>、住tshy<sup>င</sup>、乍tsha<sup>င</sup>、謝tshia<sup>င</sup>、在tshai<sup>င</sup>、杜thau<sup>င</sup>、就tshiœu<sup>င</sup>、辦phan<sup>င</sup>、暫棧tshan<sup>င</sup>、篆倦tshyan<sup>င</sup>、辨辯phien<sup>င</sup>、漸tshien<sup>င</sup>、件tshien<sup>င</sup>、鄭tshən<sup>င</sup>、定thin<sup>င</sup>、盡tshin<sup>င</sup>、狀tshoŋ<sup>င</sup>、巷khɔŋ<sup>င</sup>、洞thʌŋ<sup>င</sup>、共khʌŋ<sup>င</sup>）。次濁聲母上聲字讀陽上調，次濁聲母去聲字讀陽去調。平江、大冶、嘉魚、咸寧、陽新、華容、茶陵、綏寧這幾個方言有陰去陽去的分別，這組之中的其他方言沒有陰去陽去的分別。在這些有陰去陽去之分的方言中有些切韻全濁聲母上聲字去聲字聲母讀不吐氣清音，聲調讀陰去調，例如平江方言有並pin<sup>င</sup>、滯tsl<sup>င</sup>，大冶方言

## 張 琨

有並pin<sup>o</sup>、兒tai<sup>o</sup>、跪kuai<sup>o</sup>，嘉魚方言有並pin<sup>o</sup>、兒ti<sup>o</sup>、乍tsa<sup>o</sup>。咸寧方言有並piən<sup>o</sup>、兒tei<sup>o</sup>、乍tsa<sup>o</sup>、棧tsã<sup>o</sup>。華容方言有滯tsl<sup>o</sup>。茶陵方言有動tʌŋ<sup>o</sup>。綏寧方言有並p̪i<sup>o</sup>、兒te<sup>o</sup>、杜tu<sup>o</sup>、斷t̪Φ<sup>o</sup>、乍tsa<sup>o</sup>、巨聚tsɿ<sup>o</sup>。這種現象表示有陰陽去之分的音韻系統中切韻全濁聲母讀吐氣清音，沒有陰陽去之分的音韻系統中切韻全濁聲母讀不吐氣清音。（請參看表三）

在這些湖北湖南方言中切韻全濁聲母入聲字的聲母大致讀吐氣清音，不過每個方言中多多少少都有些切韻全濁聲母讀不吐氣清音，例如大治方言中有笛嚼及竭局，嘉魚方言中嚼及局讀入聲，笛絕擇傑讀陽平，咸寧方言中有拔嚼局，陽新方言中局字有兩讀 t̪sy，和 t̪shiau，華容方言中有奪，綏寧方言中有達雜極，桂東方言中有雜。平江方言有獨立的入聲，入聲字有舌尖塞音韻尾t和喉塞音韻尾?，桂東方言也有獨立的入聲，入聲字收喉塞音?韻尾。大治、嘉魚、咸寧、陽新、華容、茶陵、瀏陽、醴陵、攸縣、安仁、酃縣、耒陽、常寧也都有獨立的入聲，沒有塞音韻尾。大治方言中切韻全濁聲母入聲字讀入聲，有少數字姪值殖擲白讀讀陽去，陽去與陰平同值。嘉魚方言中切韻全濁聲母入聲字有兩種讀法，或讀入聲，或讀陽平，例如白字有兩讀phe<sub>o</sub>，<sub>c</sub>pe，讀字有兩讀thou<sub>o</sub>，<sub>c</sub>tou。植殖讀tshl<sub>o</sub>，直值讀<sub>c</sub>tsl，澤宅讀tshe<sub>o</sub>，擇讀<sub>c</sub>tse，竭讀tshie<sub>o</sub>，傑讀<sub>c</sub>tsie，讀入聲的字切韻全濁聲母讀吐氣清音，讀陽平的字切韻全濁聲母讀不吐氣清音，這兩種讀法顯然是兩個不同的音韻系統。咸寧方言中切韻全濁聲母入聲字有讀陽去者，切韻全濁聲母讀吐氣清音，有讀入聲者，切韻全濁聲母多半讀不吐氣清音。醴陵方言中切韻全濁聲母入聲字讀入聲，有少數讀去聲，例如白集族姪直。攸縣方言中切韻全濁入聲字讀去聲，有少數讀入聲（族擇局）。酃縣方言中切韻全濁聲母入聲字有讀去聲者，有讀入聲者。常寧方言中切韻全濁聲母入聲字讀入聲，有少數讀陽平（白雜姪直）。綏寧方言沒有獨立的入聲，切韻全濁聲母入聲字有讀陰平者（勃拔達雜族擇），有讀陽平者（白笛讀集絕姪直及傑極局）。（請參看表四）

湖北湖南和江西鄰近，上邊討論的一些湖北湖南方言可以認為是和贛方言相似的方言，至於山西洪洞、萬榮方言、河南靈寶方言，以及江蘇南通市、如皋、泰州、鹽城方言要是只根據一個切韻全濁聲母讀吐氣清音的音韻特徵就說是贛客方言，一定很難令人相信的。不過我們也許可以猜想，這個把切韻全濁聲母不分平仄都讀成吐氣清

音的方言的分佈現象跟五胡亂華之後的北方漢人南遷的路線應該有些關連。把切韻全濁聲母讀成吐氣清塞音塞擦音聲母的方言未必一定是贛客方言。同時現在保存切韻濁塞音濁塞擦音的方言也並不一定是吳語方言。因為在早期保存全濁聲母的方言分佈的一定很廣，後來經過濁母清化的過程許多方言的全濁聲母都全部的或者部分的讀成清音了。現在保存切韻全濁聲母的方言區是江蘇南部和浙江省，江西東北廣豐玉山上饒方言有濁塞音塞擦音聲母，這幾個地方的方言屬於吳語的範圍。江西武寧方言仍然保留著一套濁音，不知道與都昌方言是否相似，材料太少。吳語方言區是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稠密，保存切韻全濁聲母最完整的方言區。

湖北的蒲圻、通城（湖北方言調查報告 1948）、湖南的臨湘方言（湖南方言調查報告 1974）、江西的都昌方言（陳昌儀 1983）這四個方言中切韻的全濁聲母和切韻的次清（吐氣清塞音塞擦音）聲母合流，都讀成濁聲母，蒲圻通城兩個方言的濁塞音塞擦音帶有吐氣成分，臨湘都昌兩個方言讀濁音，沒有吐氣成分。這種現象是和贛客方言一致的，贛客方言中切韻全濁聲讀吐氣清音，也和切韻次清聲母的字合流。蒲圻通城臨湘都昌四個方言中的現象代表切韻全濁聲母沒有清化以前的階段，贛客方言中的現象代表清化以後的階段。

窗初母江韻平聲，床崇母陽韻平聲，窗切韻聲母是吐氣捲舌清塞擦音，床初韻聲母是捲舌濁塞擦音，窗床兩個字在蒲圻通城兩個方言中都讀成吐氣舌尖濁塞擦音 *dzhɔŋ*，切韻吐氣清聲母字窗讀陰平，切韻濁聲母字床讀陽平。崇陽方言中窗床兩個字都讀 *zaŋ*，窗讀陰平，床讀陽平。臨湘方言中窗床都讀 *dzaŋ*，窗讀陰平，床讀陽平。都昌方言材料字少，無窗字，有倉字，切韻清母唐韻平聲，聲母是吐氣的舌尖清塞擦音，都昌方言中倉床都讀 *dzɔŋ*，倉讀陰平，床讀陽平。在那些把切韻全濁聲母都讀吐氣清音的方言中窗床兩個字都讀吐氣清音，*tshaŋ*（泰州）、*tshuã*（如皋、鹽城）、*tshaŋ*（嘉魚）、*thaŋ*（攸縣）、*tshã*（綏寧）、*tshã*（酃縣）、*tshoŋ*（平江、瀏陽、醴陵）、*tshõ*（績溪、安仁）、*tshɔŋ*（大冶、咸寧、陽新）、*tshɔ̄*（茶陵、耒陽、常寧、桂東）、*tshuaŋ*（靈寶）、*tshuaŋ*（岳西）、*tshuaŋ*（洪洞）、*tshuã*（蕪湖）、*pʃaŋ*（萬榮）、*tʃyõ*（南通市）。窗讀陰平，床讀陽平。

菜清母泰韻去聲，在從母海韻上聲，菜切韻聲母是吐氣舌尖清塞擦音，在切韻聲

母是舌尖濁塞擦音。菜在兩個字在蒲圻通城兩個方言中都讀吐氣舌尖濁塞擦音 dzhai，切韻清聲母字菜讀陰去，切韻濁聲母字在讀陽去。崇陽方言中菜在兩個字都讀 zæ，菜讀陰去，在讀陽去。臨湘方言中菜在兩個字都讀 dzai，菜讀陰去，在讀陽去。都昌方言中菜在兩個字都讀 dzai，都讀陽去。在把切韻全濁聲母不論平仄都讀吐氣清音的方言中菜在兩個字同音，有的方言中這兩個字因為切韻清濁來源不同而不同調，例如洪洞讀tshai，岳西、大冶讀tsha，嘉魚、平江、華容、綏寧讀tshai，南通市讀tsha，績溪、咸寧、陽新、茶陵讀tshæ，如皋、泰州讀tshɛ、休寧讀tsho，黟縣讀tshəw，有的方言中這兩個字完全同音，萬榮讀tshai，瀏陽讀tshai，安仁、桂東讀tshæ，靈寶、蕪湖讀tshɛ，鄱縣、耒陽、常寧讀tshe，醴陵、攸縣讀tshoi。

促清母燭韻入聲，族從母屋三韻入聲，促切韻聲母是吐氣舌尖清塞擦音，族切韻聲母是舌尖濁塞擦音。促族兩個字在蒲圻方言中讀 dzhou<sup>?</sup>，在通城方言中讀 dzhəu<sup>?</sup>，在崇陽方言中讀 zəu，在臨湘方言中讀 dzou，在這四個方言中入聲沒有陰陽之分。在都昌方言中入聲有三類，切韻全清聲母入聲字讀陰入，切韻次清聲母入聲字讀低入，切韻全濁聲母入聲字讀陽入，切韻次濁聲母入聲字或讀陰入或讀陽入，在都昌方言中促族都讀 dzuk，促讀低入，族讀陽入。在一些把切韻全濁聲母不論平仄都讀成吐氣清音的方言中，有的方言把促族讀成同音同調，例如大冶、陽新、安仁三個方言中促族讀tshau<sub>5</sub>，華容方言讀tshou<sub>5</sub>，瀏陽方言讀tshəw<sub>5</sub>，耒陽、常寧方言讀tshu<sub>5</sub>，茶陵方言讀tshu<sup>2</sup>，綏寧方言讀tshu<sub>5</sub>，桂東方言讀tshw<sup>2</sup>；有的方言把促族讀成同音，不同調，例如如皋方言（丁邦新 1966）促族都讀tsho<sup>?</sup>，促讀陰入，族讀陽入；岳西方言促讀tshəu<sub>5</sub>，族讀tshəu<sup>2</sup>；咸寧方言促讀tshau<sub>5</sub>，族讀tshau<sup>2</sup>；醴陵方言促讀tshəu<sub>5</sub>，族讀tshəu<sup>2</sup>；萬榮方言促讀tshəu<sub>5</sub>，族讀tshəu<sub>5</sub>；休寧方言促讀tshiu<sub>5</sub>，族讀tshau<sub>5</sub>。

湖北崇陽方言中切韻並母字不論平仄與滂母字合流，例如派讀phæ<sup>2</sup>，敗讀phə<sup>2</sup>，切韻定母字不論平仄與透母字合流，例如泰太讀thæ<sup>2</sup>，待代讀thə<sup>2</sup>。崇陽方言中有 ts 和 z 聲母，沒有 tsh 聲母，有 tʂ 和 ʐ 聲母，沒有 tʂh 聲母，有 k 和 x 聲母，沒有 kh 聲母。切韻的徹、澄、昌、船（禪）、初、崇、清、從（邪）等母字或讀 z 或讀 ʐ，切韻溪母群母字或讀 ʐ 或讀 x。切韻全濁聲母和次清聲母合流。

湖南境內有三種方言保存切韻全濁聲母，第一種是湖南東北角上的臨湘方言。臨湘與湖北的蒲圻通城搭界，和江西的都昌方言相似，這幾個方言中切韻全濁聲母字與切韻次清聲母字合流，這是贛客方言中的現象。第二種保存切韻全濁聲母的方言多半在湖南西部，永順、保靖、沅陵、古丈、永綏、乾城、瀘溪、激浦、辰谿、邵陽。這些方言中平聲字仍然保存切韻全濁聲母，這種現象似乎表示是官話發展的前一階段，切韻全濁聲母因為平仄聲調不同而不同的演變，官話方言中平聲字中切韻全濁聲母讀吐氣清音，仄聲字中切韻全濁聲母讀不吐氣清音。周游（1985）根據湖南方言調查報告（楊 1974）中的五十二張方言地圖中所表示的湖南各地方言的異同得出一個結論，說這些方言與常德方言相似的地方特別多，常德方言是官話方言的代表。據他們的計算，這些方言與常德方言相似點的數字如下：永順 29，保靖 30，沅陵 31，古丈 29，乾城 29，瀘溪 24，激浦 24，辰谿 26，邵陽 26。一九八五年的湖南漢語方言分區圖（方言 1985年 274頁）中官話區不包括瀘溪、激浦、辰谿、邵陽，大概是因為這四個方言和常德方言相似點的數字太低。這些方言中平聲字都有 b 和 d 聲母，激浦方言中沒有葵字，狂讀<sub>c</sub> khuaj 聲母是吐氣清音，其他幾個方言都還有個 g 聲母。這些方言中都有 dz 和 dž 聲母，瀘溪方言還有個 dʒ 聲母（渥<sub>c</sub> dʒl、除<sub>c</sub> dzu）。瀘溪方言把潮和喬讀成 džiyw，把籌和求讀成<sub>c</sub> džiw。把船讀成<sub>c</sub> džyā。瀘溪方言分尖團，齊讀<sub>c</sub> dzi，奇其期讀<sub>c</sub> dži，錢前讀<sub>c</sub> džiǎ，鉗讀<sub>c</sub> džiǎ，全讀<sub>c</sub> dzuǎ，秦情讀<sub>c</sub> dži。詳讀<sub>c</sub> džiǎ。（請參看表五）這些平聲濁母字清化以後讀成吐氣清音就是官話方言處理切韻全濁聲母字的辦法：切韻全濁聲母字平聲字讀吐氣清音，仄聲字讀不吐氣清音。湖南常德、桃源、慈利、臨澧、澧縣、安鄉、漢壽、龍山、桑植、大庸、芷江、靖縣、晃縣這些方言都屬於這類。

第三種保存切韻全濁聲母的湖南方言，在保存切韻全濁聲母上有程度上的不同。這種方言平常稱之為湘語，有老湘語和新湘語。老湘語是不論平仄切韻全濁聲母都仍然讀濁音，廣西北部的全州、灌陽、資源、興安四地的方言（楊煥典等 1985）和湖南祁陽、零陵、東安、新寧、城步和麻陽等縣的方言都有這個音韻特色。這些方言在保存切韻全濁聲母上和吳語方言相似。（請參看表六）

湖南中部有幾個方言非入聲字仍然保存切韻的全濁聲母，入聲字切韻全濁聲母發

生清化，部分讀吐氣，部分讀不吐氣。雙峰（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 1989）、婁底（李劉顏 1987）、漣源（劉顏 1987）、新化（顏劉 1987）四個方言材料比較多，洞口（唐作藩 1960）、武岡（湖南方言調查報告 1974）兩個方言的材料較少。雙峰方言中切韻全濁聲母入聲字有讀陽平調的，也有讀陰去調的，讀陰去調的字，逢今音讀清塞音塞擦音聲母的，多半讀吐氣，很少讀不吐氣。婁底方言中切韻全濁聲母入聲字部分讀陽平，部分讀陰去，聲母或讀吐氣清音，或讀不吐氣清音。漣源方言中切韻全濁聲母入聲字大部分讀次陰去(24)，比陰去(35)調稍低，比陽平(13)調稍高。新化方言中有獨立的入聲，有些切韻全濁聲母入聲字文讀讀入聲，聲母讀不吐氣清音，白讀讀陰去調，聲母讀吐氣清音，例如白文讀 $p\gamma$ ，白讀 $pha^{\circ}$ ，賊文讀 $t'sie$ ，白讀 $tshie^{\circ}$ ，讀文讀 $tu$ ，白讀 $thu^{\circ}$ ，絕文讀 $tse$ ，白讀 $tshui^{\circ}$ 。洞口黃橋鎮方言切韻全濁聲母入聲字讀陽平，聲母讀吐氣清音。武岡方言有獨立入聲，切韻全濁聲母入聲字聲母或讀吐氣清音，或讀不吐氣清音，白字讀 $b\varepsilon$ 。（請參看表七）

有些方言沒有濁塞音聲母，切韻並母、定母、群母在這些方言中都讀不吐氣清音，沅江、益陽、桃江三個方言中有濁擦音 z，代表切韻從（邪）母、崇母、澄母和船（禪）母。安化方言中和 z 母相當的聲母是 z，dʐ 和 l。湘鄉方言中有 dz、dʐ 和 dʐ，dʐ 母代表切韻從（邪）母和群母。湘鄉方言中除 dzl 有平仄聲字外，其他濁塞擦音聲母字只限於平聲字。（桃江方言見張汪沈 1988）（請參看表八）

有些湖南北部湘江資水下游的方言把切韻全濁聲母字不分平仄都讀成不吐氣清音，普通把這些方言稱之為新湘語，假設這些方言是從湘江資水上游的老湘語，經過濁音清化的程序演變出來的。這些方言中只有少數切韻全濁聲母入聲字聲母讀成吐氣清音。這種方言包括長沙、湘潭、寧鄉、南縣、湘陰、岳陽等地的方言，湖南西南部黔陽、會同、通道三個地方的方言在把切韻全濁聲母字都讀不吐氣清音這個音韻特徵上和長沙等地的方言相似。安仁方言中切韻全濁聲母平聲字聲母讀不吐氣清音，仄聲字聲母讀吐氣清音。有些山西方言有文白兩讀，文讀把切韻全濁聲母平聲字的聲母讀成吐氣清音，把切韻全濁聲母仄聲字的聲母讀成不吐氣清音，這種辦法和官話方言相似；白讀把切韻全濁聲母字不分平仄都讀成不吐氣清音，這種辦法和新湘語方言相似。這種山西方言包括清徐、文水（胡雙寶 1984）、孝義、榆次、太谷（楊述祖 1983）、平遙（侯精 1989）、介休（侯溫田 1986）。（請參看表九）

漢語方言的分區是以地域爲基礎的，吳語區在江蘇南部和浙江省，閩語區在福建，粵語區在兩廣，贛方言在江西，湘語區在湖南。用音韻特徵來劃分方言區不能只靠一個音韻特徵。即如用對於切韻全濁聲母處理的辦法來劃分漢語方言也有許多困難。根據漢語方言中對於濁聲母的處理辦法我們可以進一步猜想漢語方言中濁聲母演變的程序。最初塞音塞擦音聲母有三套：不吐氣清音 \*p、\*t、\*ts 等，吐氣清音 \*ph、\*th、\*tsh 等，和濁音 \*b、\*d、\*dz 等。濁音聲母可以有吐氣和不吐氣兩種自由變體，一種是吐氣的變體 \*bh、\*dh、\*dzh 等，像湖北蒲圻通城兩個方言至今還保存這種濁音聲母，在這種方言中本來的吐氣清母 \*ph、\*th、\*tsh 等和濁母 \*bh、\*dh、\*dzh 等合流，所以窗床同音異調，菜在同音，聲調或有不同。第二種是不吐氣濁音 \*b、\*d、\*dz 等，大概湘江資水上游的老湘語中的濁母就是這種濁音聲母，後來在湘江資水下游的新湘語中濁音清化之後就形成了切韻全濁聲母字不論平仄聲母都讀不吐氣清音。濁音清化可能因爲聲調不同而有不同的演變，例如湖南永順等地的方言平聲字保存濁聲母，仄聲字的濁聲母完全清化了，讀成不吐氣清音。這種方言代表官話方言的過渡階段。平聲字和仄聲字濁音清化前後演變不同，平聲字的聲母清化較晚，清化後讀成吐氣清音。此外雙峰等方言中濁音清化最先發生在入聲字裡，沅江等方言中最後清化的是濁擦音或濁塞擦音聲母。將來幾百年後討論吳語方言中的濁母清化，這些湖北湖南方言現象都可以備作參考。

### 【附 表】

- 一·山西、陝西、河南、江蘇方言切韻全濁聲母不論平仄讀吐氣清音例字（只列仄聲字）
- 二·切韻全濁聲母上聲字去聲字次濁聲母去聲字讀陰平例字
- 三·四·湖北、湖南方言切韻全濁聲母不論平仄讀吐氣清音例字
- 五·湖南方言切韻全濁聲母平聲字保存濁聲母例字（讀陽平）
- 六·湖南方言切韻全濁聲字不論平仄讀濁音例字
- 七·雙峰、婁底、漣源、新化、洞口、武岡方言入聲字（不讀濁音）
- 八·沅江、益陽、桃江、安化、湘鄉方言中的濁擦音、濁塞擦音聲母
- 九·湖南方言切韻全濁聲母不論平仄讀不吐氣清音例字（只列陽平字）

表 一

	動	重	在	盡	跪	自
洪 洞	thuen <sup>2</sup> 白	tshuen <sup>2</sup> 白	tshai <sup>2</sup>	tshien <sup>2</sup> 白	(kuei <sup>2</sup> )	tsh1 <sup>2</sup>
萬 榮	thuʌŋ <sup>2</sup> 白	pʃhʌŋ <sup>2</sup>	tshai <sup>2</sup>	tshiei <sup>2</sup>	khuei <sup>2</sup>	tsh1 <sup>2</sup>
清 潤	thuēŋ <sup>2</sup> 白	tshuēŋ <sup>2</sup> 白	tshæi <sup>2</sup> 白	tshiɛ̄ŋ <sup>2</sup> 白		tsh1 <sup>2</sup> 白
靈 寶	thuɔŋ <sup>2</sup>	tshuɔŋ <sup>2</sup>	tshε <sup>2</sup>	tši <sup>2</sup>	khui <sup>2</sup>	tsh1 <sup>2</sup>
休 寧	(tæn)	tshæn	tsho	tshin	tšy <sup>2</sup>	tsh1 <sup>2</sup>
夥 縣	taj	t̄haŋ	t̄huaw	t̄shiɛi	t̄shyɛi	tsh1 <sup>2</sup>
績 溪	t̄huæ	t̄shuæ	t̄shæ	t̄shæ	t̄khue	tsh1 <sup>2</sup>
蕪 湖	ʃhɔŋ <sup>2</sup>	ʃhɔŋ <sup>2</sup>	she <sup>2</sup>	shin <sup>2</sup>	huei <sup>2</sup> 櫃	sh1 <sup>2</sup> 字
岳 西	thɔŋ <sup>2</sup>	tshɔŋ <sup>2</sup>	tshai <sup>2</sup>	tshin <sup>2</sup>	(kuei <sup>2</sup> )	tsh1 <sup>2</sup>
南通市	thʌŋ <sup>2</sup>	tshʌŋ <sup>2</sup>	tsha <sup>2</sup>	tshɛŋ <sup>2</sup>	khue <sup>2</sup>	tsh1 <sup>2</sup>
如 震	t̄hoŋ	t̄shoŋ	t̄shæ	t̄shiq	t̄khuei	tsh1 <sup>2</sup>
泰 州	t̄hoŋ白	t̄shoŋ白	t̄shæ白	(t̄siŋ <sup>2</sup> )	t̄khuəi	(ts1 <sup>2</sup> )
鹽 城	toŋ <sup>2</sup>	t̄shoŋ白	(tse <sup>2</sup> )	(t̄sin <sup>2</sup> )	t̄khuei白	(ts1 <sup>2</sup> )
	拔	白	雜	絕	鑿	族
洪 洞	pha	phε	tsha	(tsye)	tsho	tshou
萬 榮	pha	phia白	tsha	(t̄syε)		tshəu
靈 寶	pha	(pε)	tsha	(t̄syo)	tshuo	tshou
休 寧	phuɔ̄ <sub>2</sub>	pha <sub>2</sub>	tshɔ̄ <sub>2</sub>	tshiɛ̄ <sub>2</sub>	tsho <sub>2</sub>	tshau <sub>2</sub>
夥 縣	pho	pha	ího	t̄hiɛ	t̄hou	tsh4
績 溪	pha <sub>2</sub>	pha <sub>2</sub>	tsha <sub>2</sub>	t̄hyǣ <sub>2</sub>		tsho <sub>2</sub>
蕪 湖	fha <sup>2</sup>	fhe <sup>2</sup>	sha <sup>2</sup>	shie <sup>2</sup>	sho <sup>2</sup>	
岳 西	pha <sup>2</sup>	phe <sup>2</sup>	(tsa <sub>2</sub> )	t̄hie <sup>2</sup>	tsho <sup>2</sup>	tshəu <sup>2</sup>
南通市	pha <sup>2</sup>	pho <sup>2</sup>	(tsa <sup>2</sup> )	t̄hy <sup>2</sup>	tsho <sup>2</sup>	tsho <sup>2</sup>
如 震	phe <sup>2</sup>	pho <sup>2</sup>	(tse <sup>2</sup> )	t̄hyu <sup>2</sup>	tsha <sup>2</sup>	(tsɔ <sup>2</sup> )
泰 州	phæ <sup>2</sup>	pho <sup>2</sup> 白	(tsæ <sup>2</sup> )	(t̄yu <sup>2</sup> )	tsha <sup>2</sup>	tshɔ <sup>2</sup>
鹽 城	phæ <sup>2</sup> 白	(pɔ <sup>2</sup> )	(tsæ <sup>2</sup> )	(t̄yo <sup>2</sup> )	tsha <sup>2</sup>	tshɔ <sup>2</sup>

表 二

	休寧	如皋	泰州	鹽城	大冶	新化
步	cphu	cphu	cphu白	cphu白	cphu	
妹	cmv	cmei	cmi˥	(mi˥)	cmai	cmy
慢	cmuə̃	cmẽ	cmɛ白	cmã	cmã	
命	cma	cmiŋ	cmiŋ白	cmin白	cmin	cmiɔ̃
飯	cfuə̃	cfɛ	cfɛ白	cfæ白	cfã	cphã
地	cthi	cthi	cthi	(ti˥)	cthai	cthi
大	ctha大學	cta	cta	(ta˥)	cto	cthe
代	ctho大小	cthe	cthe白	(te˥)	ctha	
路	clau	clu	cnu白	clu白		clu
爛	clɔ̃	clɛ̃	cne白	læ白		clã̃
撞	ctsau	cshuã白	cshuan	(tsuã˥)	cshɔŋ	
助	cshau	cshu	cshu白	(tsu˥)	cshau	
字	cshl	cshl	cshl白	(tsl˥)	cshl	cshl
就	cshiou	cshiou	cshiyw白	(tšiy˥)	cshiou	
匠	cshiau	cshiä̃	cshiaŋ	(tšiã˥)		cshiɔ̃
轎	cshio	cshiou	cshiɔ̃	(tšio˥)		cshiɔ̃
外	cna	cuε	cve	(uε˥)	cuə	
恨	cxə	cxeŋ	cxeŋ	(xən˥)	cxẽi	
夜	cia	cia白	cia白	cia白		cia